

绝密：
五角大楼文件之战

两幕剧

杰弗里·考恩和勒罗伊·阿伦斯

翻译：刘建周

© 1991 杰弗里·考恩和勒罗伊·阿伦斯

第一幕

格雷厄姆走到舞台中央。

格雷厄姆：（朝向观众）嗨，我是凯瑟琳·格雷厄姆。这些事件发生在近三十年前，曾对我们的报纸、整个美国，以及我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71年，我当时还是《华盛顿邮报》的一个发行人，该报是我父亲在1933年的破产拍卖中购买的，我丈夫经营这份报纸24年。他1963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让我成了美国第一位经营一份主要报纸的女性。

（停顿）

在华盛顿特区，六月天气宜人、玫瑰绽放。尼克松总统的女儿特里西娅于6月12日举行婚礼。这是白宫历史上的第一次户外婚礼。《华盛顿邮报》想报道此事。但我们的编辑派了一位才华横溢却笔锋略显犀利的记者来报道该事件。她曾将特里西娅比作蛋卷冰激淋。

（停顿）

无味。

（停顿）

我们没有收到婚礼邀请。你知道，当白宫办公室主任鲍勃·霍尔德曼直接给我打电话，禁止我们的记者报导此事时，我态度比较软化。当时我仍在努力适应发行人的角色，并尽一切可能避免冲突。

（接着）

然而，那个周末我到弗吉尼亚参加了斯考蒂·赖斯顿的儿子的婚礼。斯考蒂是《纽约时报》了不起的记者和前任编辑，也是我的好朋友。在婚宴上，他扔了一颗重磅炸弹。

灯光转换。

婚宴上。

斯考蒂·赖斯顿：凯，很高兴见到你。你看上去真迷人。

格雷厄姆：你还是很善于奉承女孩子，斯考蒂。婚礼太棒了。

斯考蒂·赖斯顿：是啊。听着，凯，我知道今天不该谈工作，所以别告诉

我妻子，但明天这玩意要闹出大动静了。我们正在披露一条大新闻。

格雷厄姆：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斯考蒂·赖斯顿：你是不应该知道。这是个秘密。我们的人已经关在纽约希尔顿酒店里忙活三个月了。我们准备刊印第一期绝密的国防部越战研究。我们称之为“五角大楼文件”。

格雷厄姆：什么？！

斯考蒂·赖斯顿：67年鲍勃·麦克纳马拉授命编制一份篇幅巨大的报告，记载了这次战争的来龙去脉，秘史，非常完善地配有电报、备忘录等一切材料。细节的详细程度令人瞠目结舌。该报告表明了政府怎样向美国人民撒谎，把我们拖入这场没完没了的乱局。

（停顿）

如我所说，这玩意要闹出大动静了。

灯光转换

格雷厄姆：（面向观众）我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一部电话，打给在华盛顿的邮报编辑本·布拉德利。

电话铃响——

布拉德利：真见鬼！这是一个华盛顿的故事，凯瑟琳，而我们却被别人抢了先。到底《纽约时报》是怎样弄到这些越战文件的，在我们甚至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而现在，真见鬼，我们正稀里糊涂地坐在这儿！

格雷厄姆：（面向观众）第二天：周日，1971年6月13日，这个“你知道的”确实闹出了大动静。

一系列聚光灯——

全国电视新闻

重复交错

电视台记者1：今天早上，《纽约时报》刊印了第一期关于越南的爆炸性新闻。一位白宫官员称之为“一次令人震惊的违反安全行为”。

电视台记者2：有消息称，该报告有47卷之多，含有7000多页机密文件。

电视台记者3: 对战争持批评态度的人士称，该报告提供了新证据，证明美国应当立即从越南撤出所有军队。

电视台记者4: 在白宫，官员们正歇斯底里地搜寻该研究的副本。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称他从未看到过该报告，并且他立即命令调查其中的内容。迄今为止，尼克松总统仍对此未做出官方回应。

聚光灯亮起——

白宫办公室

尼克松摔着报纸。冲着看不见的黑格将军发火——

尼克松: 他妈的《纽约时报》！这全是五角大楼里的一帮反战分子写的。是他们泄露的吗？这是叛国行为。这些人真该千刀万剐！要先拿上层开刀开除一些人。我是说，不管是从哪个部门流出来的，开掉那个头儿。

灯光照向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 (面向观众) 第二天早上，星期一，《纽约时报》发布了第二期五角大楼文件。当晚，《时报》的执行副总裁哈丁·F·班克里夫特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来自司法部。

聚光灯照向马迪安和班克里夫特，在电话上——

马迪安: (电话中) 班克里夫特先生，我是罗伯特·马迪安。负责内部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我被授权告知你，如果你再继续刊印另一期这些绝密文件，政府明天早上将把你带到法庭。

班克里夫特: (电话中) 我们相信那是为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最大利益，马迪安先生，来告知这些文章里包含的材料。

马迪安: 《时报》正在违反政府的最高国家安全法。我们现在告知你停止继续发布并将这些文件交还给五角大楼。

班克里夫特: 删了这个故事？现在七点半了，马迪安先生。我们马上就要付印了。

马迪安: 我建议你赶快行动

班克里夫特: 那如果我们拒绝呢？

马迪安: 那我们就法庭上见。

聚光灯照向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面向观众）一个小时后，在距付印只有一个钟头的时候，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亲自给《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发了一份电报……

米切尔：该报必须暂停继续刊发。那将对美国的国防利益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

格雷厄姆：《时报》给司法部长回了一个电报……

班克里夫特：本报必须郑重拒绝……

格雷厄姆：（继续独白）第二天早上我乘机飞回华盛顿。我把带有第三期这些文件的《纽约时报》放在膝盖上。中午时分，司法部把《纽约时报》带进了法庭。

与此同时，在《邮报》，我们继续迎头赶上。本·布拉德利在办公室向我打招呼。

灯光转换

《华盛顿邮报》办公室

布拉德利：（怒气冲冲）我们永远也成不了主角，凯瑟琳，如果我们最多只能重复《纽约时报》的故事！现在，白宫正试图在庭审中把他们关掉，这从一个战争问题演变成了《第一修正案》的问题！而整个过程中我们始终作壁上观！

格雷厄姆：为什么尼克松如此在乎？五角大楼文件和他无关。这份研究中的时间发生在他入主白宫数年前。那伤害的是民主党——全是关于肯尼迪和约翰逊的。为什么尼克松如此勃然大怒？

聚光灯照向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继续）：（面向观众）6月15日那晚，总统在白宫办公室召见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以及白宫办公室主任鲍勃·霍尔德曼。

灯光转换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尼克松：我不在乎你对战争是什么感受，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战争。刊印这份研究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攻击。

(以指责的口气)

约翰，你警告过他们不要刊印了。

米切尔：是的，总统先生。但他们不买账。

尼克松：上帝，我要教训下那个狗娘养的报纸。他们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打击。他们不知道这会把事情完全搞砸。

尼克松按了对讲机

尼克松（继续）：罗斯玛丽，给我叫亨利·基辛格。我要和他见面。私下里。

声音：“遵命，总统先生。”

尼克松：现在我们打算怎么处理《时报》？

米切尔：我们已经提出了联邦禁令，还在等纽约那个法官对此的决定。如果奏效，我们会考虑刑事诉讼。我们得阻止这些该死的泄密行为。

尼克松：这是叛国行为。如果我是一家了不起的报纸的发行人，我不会刊印这些东西。我才不管那该死的越南文件里的内容，那都是民主党统治时期发生的事情。从政治上讲，那甚至可能会是一个筹码。但是，那些该死的报社窃取政府文件进行发表让我怒火中烧。

霍尔德曼：如果一家报社对刊印这些东西没有表示任何懊悔，我们还列这见鬼的机密干什么？

米切尔：那是一种冒犯。

霍尔德曼：多恩·拉姆斯菲尔德今天早上也提到了这一点。对于一般人来说，所有这些就是一堆官样文章。但在这些官样文章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事情，那就是：你不能信任政府，你不能相信他们说的，不能依赖他们的判断。而因此，人们开始质疑总统的绝对可靠性。这危机了整个国家。

尼克松：你说得对！我们也得揪出泄密者。他们是最低贱的寄生虫。咱们要抓到泄露五角大楼材料的家伙——并告诉齐格勒完全冻结《时报》。

罗恩·齐格勒进场

尼克松：（继续）啊，说曹操曹操就到……罗恩，我们刚才还在谈起你。

齐格勒：总统阁下，我觉得你想知道这个消息，法官刚给《纽约时报》下了一道禁令。

尼克松：干得不错！

米切尔：我告诉过你那个法官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尼克松：太棒了！现在我们可以行动了。

米切尔：我马上开始召集一个大陪审团，对《时报》提起刑事起诉。

开始退场

尼克松：罗恩，《纽约时报》在白宫到此为止。你听着！什么都别给他们了。

基辛格进场

基辛格：总统先生，您要见我。

尼克松：哦……是的……亨利。谢谢你过来。我们刚才在讨论这些五角大楼文件。

（对着其他人）

先生们，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和亨利要私下里谈些事情。

米切尔、齐格勒和霍尔德曼起身离开。

（临走时对米切尔说）

记住，除了你我，任何人都不能和那帮《时报》的畜生交谈。

齐格勒：遵命，总统阁下。

尼克松：（对着基辛格，独自一人）亨利，这会扼杀我们的中国行动方案。我们甚至还没告诉国防部我们在做的事情。如果毛和周恩来认为我们不能保守秘密，他们可能会取消你的行程。如果华盛顿那些反中国的说客听到这些风声，指不定他们会说些什么。

基辛格：对，总统先生。我们得阻止他们。

灯光转换

转向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面向观众）在尼克松政府之前，美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针对一家媒体公司的联邦禁令。

现在《纽约时报》已停止刊印，本·布拉德利决意追踪这些文件的副本，并在《华盛顿邮报》的旗下继续刊印相关内容。

《邮报》不包括在法庭的禁令范围之内。但本知道，如果政府发现《邮报》计划续写《时报》未完的故事，他们会用枪林弹雨对付我们。唯一的问题时，我们没有那些文件——暂时还没有。

周二晚上，《邮报》的助理执行编辑本·巴格迪基安接到一个电话。

巴格迪基安的办公室

两束聚光灯——打电话。

埃尔斯伯格：（电话上）巴格迪基安。

巴格迪基安：（电话上）哪位？

埃尔斯伯格：我在电话里不会说我的名字，所以别问。

巴格迪基安：好吧。

埃尔斯伯格：但你知道我是谁。

巴格迪基安：当然。

埃尔斯伯格：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给你这些五角大楼文件副本，你会刊印吗？

（沉默）

你能保证刊印这些内容吗？

停了一会儿，然后——

巴格迪基安：我们绝对会刊印。

格雷厄姆：（面向观众）于是，6月16日，本·巴格迪基安登上一架飞机消失在夜色中。

第二天，本秘密召集一群手下的资深记者到他位于乔治敦的联排别墅里，在那里一起等待巴格迪基安携带文件过来。《邮报》没有其他人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除了我们的执行编辑尤金·帕特森之外，他正不停地给本打电话。

电话铃响，灯光转换——

布拉德利的客厅

两束聚光灯——电话上

帕特森：本，我需要警告这里下面的创作室工作人员。我们今晚真的能应付吗？明天的事儿？

布拉德利：（电话上）真他妈的对，我们会的！只要巴格迪基安一过来……

帕特森：谁来执笔？

布拉德利：罗伯茨、马德和威尔逊。他们正在路上。我让他们来我家里。我不会让联邦调查局有可乘之机发现此事。

帕特森：我听说《时报》是从一个叫埃尔斯伯格的家伙那里得到的消息。他也是我们的线人吗？

布拉德利：我他妈的不知道。巴格迪基安昨天匆匆离城。接下来，他昨晚在糟糕透顶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说他带着东西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门铃响起）

可能是他回来了。我等下打给你。

（挂上电话，巴格迪基安带着箱子进来）

布拉德利：（继续）巴格迪基安，你个狗娘养的，你搞定啦。天啊，这个箱子里得有好几千页纸。

巴格迪基安：是4450页，准确地说。并且他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

他们把更多纸箱搬到房间的正中间并关上门。

大家跪下来开始仔细查看这些箱子。

突然——

门铃响起。

他们吓呆了。

布拉德利：（很吃惊）有人跟踪你吗？上帝。这越来越像间谍片了。

走向门口。从猫眼里往外看。

布拉德利：（继续）是伙计们来了。

罗伯茨、马德和威尔逊进场。

稍作寒暄。这些人立即开始处理这些文件。

罗伯茨：妈的，能接手这些原始文件真不错。干得好，巴格迪基安！

巴格迪基安：谢啦，我两天都没合上眼。你有咖啡吗，本？

布拉德利：马上就来。

看着这些文件。

马德：真是一团乱麻。有些甚至都没页码。

威尔逊：并且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仅整理出来就得花我们几天的功夫。

布拉德利：几天，扯淡。这是我们的机会。几十年里最大的政府骗局故事。我要一篇用于明天报纸的故事。

所有的声音都在抗议

马德：明天！本，这完全不现实！

布拉德利：就明天！

威尔逊：你指望我们对之进行分类、通读、理解，并在七小时里写出来。

马德：我不介意因发布泄密文件蹲监狱，但我不能因愚蠢而坐牢！

巴格迪基安：（理性的声音）先生们，我知道这让人不知所措，但《华盛顿邮报》是一家日报，而这是一个爆炸性故事。我建议我们正视这个事情。因此，让我们冷静下来，尽力而为。好吗？

勉强同意

罗伯茨：从哪开始？

布拉德利：密室里有你们需要的一切。

他们退场，拖着箱子——

马德：乔治，帮我弄下这个箱子。

威尔逊：上帝，真他妈的重……

罗伯茨：我们怎么分？按时间顺序还是按主题？

威尔逊：按重量怎样？

现在布拉德利和巴格迪基安单独在一起。

布拉德利：在律师露面之前我得喝一杯。

巴格迪基安： 律师？

布拉德利：嗯。常为我们做事的那个家伙正在芝加哥处理一个大案子，因此律所派来了一个来自纽约的重量级人物。名叫凯利。我们得过他这一关。

巴格迪基安：我希望他不至于过度兴奋。

布拉德利：（大笑）说不准。有可能他会喜欢。

巴格迪基安：我持怀疑态度。国务卿曾是他们律所的头儿。本，你说要么发布这些文件，要么《邮报》就换新的执行编辑。

布拉德利：并且我说话算话，真该死！这会让我们名声大振，会让《邮报》成为全国性的报纸。你要什么？

巴格迪基安：咖啡，想起来没？

布拉德利给自己倒了一杯。

布拉德利：你不觉得麦克纳马拉下令做这份研究很奇怪吗？在整个事件期间他一直都是国防部长。这只会让他很难看。

巴格迪基安：我猜他是想让历史记录整个血腥场面，从我们的经验教训中学习。他得到的远比他预想的多：对所有操纵的详细描述，谎言，骗局……

布拉德利：你是怎样谋划搞到这个东西的？

巴格迪基安：我不能说太多，甚至对你也不行。但这个消息在《纽约时报》爆出来时，我就开始给全国各地打电话，努力寻找这些文件的副本。两天前，当《纽约时报》被勒令禁止发表该内容后，我搞到油水了。我接到了一个线人的电话。他有许多顾虑，但最主要的是我必须保证我们会采用这些材料。

布拉德利：今早全国每个新闻报导都说线人是埃尔斯伯格。

巴格迪基安：他们说的是《时报》的线人。我不会说我的线人是谁。我的咖啡呢？

布拉德利：先把咖啡放一边。继续讲。

巴格迪基安：给你打过电话后，我就动身去了波士顿。

布拉德利：波士顿！我以为你去了洛杉矶。

巴格迪基安：没有，我的线人在波士顿的一个汽车旅馆里。真像谍战片！我从一个电话亭换到另一个电话亭，从一个检查站到另一个检查站，直到最终抵达。凌晨2：30分时，我拿到文件，叫了辆出租车到宾馆。此时我已经患上了多疑症，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

布拉德利：我对此毫不怀疑。

巴格迪基安：今天早上，睡了几个小时之后，我开始找绳子来捆这个箱子，以便我能在飞机上带着。早上六点宾馆里自然找不到绳子。我发现外面有一个拴在篱笆上的皮带。让历史记住，这些五角大楼的文件是用拴狗的皮带运送的。

灯光自然切换到——

布拉德利的密室

桌子、板凳、箱子。大家在分类整理

罗伯茨：（脱掉衬衫）啊哈，这样好多了。

威尔逊：上帝啊，查尔，你先是脱掉了外套，然后解下领带，现在又甩掉了衬衫。你打算为《时尚Cosmo》的插图试镜吗？

罗伯茨：嗯？这里真他妈的热。

威尔逊：热？空调很冷，我的手指尖都快冻成冰柱了。查尔在试图让我们加入露阴癖阵营。

马德：听听这些，你们记得波来古吗？

威尔逊：1965年2月。

马德：北越南袭击了我们在那里的大空军基地，杀了我们的一帮士兵。

马德：那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我们的老朋友迈克·邦迪当时在越南，为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BJ）评估战场形势。他对此非常气愤，建议大规模升级战事。

罗伯茨：嗯，快说正题吧。

马德：正题在于，那是一个谎言。这些文件表明，邦迪和约翰逊在邦迪访问前老早就决定轰炸北越了。他们只是在寻找借口，而波来古为他们提供了需要的东西。邦迪这儿说：“波来古就像有轨电车一样，看到一个过来

就上去。”换句话说，他的气愤只是愚弄大众的伎俩而已。

威尔逊：在所有人中，最不应该感到震惊的就是你。“可信度鸿沟”不是你发明的吗？

马德：恩，我曾对此确有怀疑，但就是没证据。并且如果我们能证明这一点，我也不确信《邮报》当时是否会刊发该内容。

（低语）

尽管我很敬仰布拉德利和格雷厄姆夫人，但他们看起来总是和政府关系太过亲近。你也是，查尔。你过去常和那些国务院的老朋友把酒言欢。他们看起来都像大使——就像是演员选派部直接选派的。

罗伯茨：就你例外。你看起来像是《神探可伦坡》里面的彼得·福克。总是确信这个房间里的某个人犯过什么事儿。我仍然难以相信这一切。在那个年代，我只是无法想象政府和总统会对我们撒谎。

威尔逊：好吧，这样事情简单多了。我们就假设他们在对我们说谎。

（巴格迪基安进来了。）

巴格迪基安：有什么进展吗？

威尔逊：我一直在整理先前发表过的内容和新内容。我记得以前在杂志、官方公文上看过很多这类材料。

罗伯茨：最简单的头绪，也最容易操作的方法，就是追溯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也就是法国统治印度支那时期。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发生让全世界轰动的大事，但也确有些有趣的爆料。比如艾克试图拖延 1954 年越南大选，因为杜勒斯警告说大选结果可能倒向共产党。这些，再加上《邮报》拥有的出乎意料的五角大楼文件，应该能为明天的报纸凑出一些绝妙的开场故事来。

巴格迪基安：很好！明天的头条就是它了。不过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把今晚当作是我们交稿的最后期限……我们要在下午 5 点之前定稿。现在快到中午了，有问题吗？

马德：我好像听见梅格·格林菲尔德在客厅？

巴格迪基安：她在专心地做一篇社论。还有一个律师叫凯利，专程从纽约飞过来的。帮我们避开法律纠纷。伙计们还有什么需要吗？

威尔逊：来杯苏格兰威士忌怎样？

马德：来个双份的。

罗伯茨：叫他们把空调开大点！

巴格迪基安：你说得对。

巴格迪基安退场后。

马德：我告诉过你他们会临阵退缩的。这就是马德法则：永远也不要相信律师。

灯光自然转换到——

布拉德利的客厅

凯利：我理解大家的感受。你们是新闻记者。（冲格林菲尔德点头示意）包括女记者。你们的职责就是发表新闻，不需要做出什么判断，针对……

格林菲尔德：（打断讲话）得了，凯利先生，给我讲点真东西……

凯利：——让我把话说完。请称呼我布赖恩。那我就简单这么说吧。（接着）1931年的时候，有个叫做尼尔诉明尼苏达案。最高法院宣布政府有权阻止发表可能威胁到人们安全的信息：指出航运日期、军队数量及部署位置等内容。现在你们手上有1000页的材料。

巴格迪基安：四千页。

凯利：四千页与战争有关的绝密材料，并且打算在八小时内把这些信息抖出来公布于众，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对其中的内容进行负责任的分析。

布拉德利：真是荒谬！《华盛顿邮报》无意披露军事活动或者任何我们认为敏感的材料。

凯利：但你怎么知道呢？你们匆匆付印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清白的信息。可万一因此我们在越南的特工和行动小组召来杀身之祸呢？《华盛顿邮报》如何看待此事？

巴格迪基安：那就拭目以待吧。不过，我相信披露“五角大楼文件”只会挽救生命，而不是带来牺牲。并且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死于那场该死的战争……更别说越南人了……他们可能更想知道为什么不早点发布这些文件呢？

凯利：说的很好！但这不是反战示威。我仍然得在法庭上证明这一点。

巴格迪基安：等一下，布赖恩！我讨厌你说我们是在这儿上演某种街头示威游行。那个房间里的三位是我们的最强阵容：查尔·罗伯茨是该报资深华盛顿新闻记者，从事政府事务报道 38 年之久；乔治·威尔逊是报社行业最值得信任的国防事务专家；而默里·马德对美国国务院的了解比那该死的国务卿知道的还多。

凯利：我并没有质疑任何人的资历。

巴格迪基安：是的，你在怀疑他们的判断力。我们不是玩报纸的一帮小屁孩。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些决定。

凯利：（做出让步）我们都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好吗？好吗？（停顿）我的任务就是找到法律上的可选方案。政府昨天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控告《纽约时报》继续刊登“五角楼文件”将会给美国的安全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法院接受了该论点，至少已经明令禁止《纽约时报》披露这些事实，直到在正式的听证会上做出决断。这一推定，以我看，是法院打算在法庭上将这件事公布与众，而不是通过媒体。如果《华盛顿邮报》执意刊登，这不是故意违反法律禁令吗？

布拉德利：说的头头是道嘛！那我们就刊登看看结果吧。

格林菲尔德：（插话）坦白说，我搞不明白这种逻辑，就因为政府宣布禁止某些话题，所有的报社就应该像一帮海军那样步调一致。这真是该死的先例。

巴格迪基安：况且，我们第一期故事已经整装待发了，我们所写的都是 50 年代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敏感性话题。

凯利：如果不敏感的话，美国政府为什么选择隐瞒这么多年？

格林菲尔德：布赖恩，你太天真了！事实上，政府几乎把所有的事都标上“绝密”标签，包括五角大楼餐厅的菜单，然后需要的时候再有选择地泄露出来。如果没有泄露，政府和报社难免都会关门大吉。这是一种休戚相关的共生关系。

布拉德利：（强调这一点）布赖恩，给你讲个我的亲身经历吧。60 年代我报导了一些与杰克·肯尼迪总统有关的消息。还记得他和赫鲁晓夫之间的首脑会晤吗？结果不尽人意，因此政府把与这次会晤相关的一切都贴上“绝密”标志，禁止涉入。但是，肯尼迪有意放出风声，抖露赫鲁晓夫同意放宽双方武器核查的限制，这也算是取得的某种战果。于是，他安排我

掌握与这一部分对话相关的文件，并且，当然，我求之不得。对我是个独家报道，对他是个成功的宣传。

凯利：这完全是两码事。那是总统执行他对文件销密的权利。

巴格迪基安：这并不重要，总统也好，联邦政府渔业的头头也罢。重要的是，报社和华盛顿政府这种心照不宣的关系已经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了。大多数时候这都会产生精神粮食。但偶尔，记者也会设法爆出一些确实有意义的猛料。

布拉德利：就像现在！

巴格迪基安：当然，这可能会让某个政要下不了台，甚至影响整个政府的形象。但我们有权打压新闻吗？我们能赋予政府那种权力吗？

凯利：谁说打压了？我并没有反对刊发。我说的是仓促刊发。为什么这么急呢？

巴格迪基安：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么急，布赖恩。《纽约时报》连续三天让我们一败涂地，如果现在让这个故事白白溜走，那我就真他妈的该死！

凯利：简言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抢先报道！

巴格迪基安：不，尽最大努力算清代价。然后争取抢先报道。

灯光自然转换回——

布拉德利的密室

人们在整理，打字

罗伯茨：喂，听我说。我发现了一篇难以置信的文章，是关于越共第一任总统吴庭艳被暗杀的内容。肯尼迪政府好像从头到底一直都跟 1963 年那场政变有瓜葛。

威尔逊：我还以为肯尼迪喜欢吴庭艳呢？

罗伯茨：本来是的。我国务院的一些朋友也是的。并且一些最重要的军方高级官员也是如此。哈金将军，当时是最高的战役指挥官，曾发电报给华盛顿称：“不论对错，在过去漫长、艰难的八年里，我们一直都支持吴庭艳。现在看起来很没有道理把他弄下台，踢到一边，并且除掉他。” 1963 年 10 月 30 日。

威尔逊：星期四，也就是政变的前一天。

马德：你怎么总是会清楚地记得这类狗屎东西？

罗伯茨：听听这段。似乎我们的大使，以及很可能其他政府官员也都参与了这场阴谋。这儿有份白宫的麦克乔治·邦迪发给西贡的大使洛奇的电报：“一旦一帮可靠的领导层开始发动政变，为了美国政府的利益，这场政变应当成功。”

马德：啊，哈！所有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提醒你们对政府里面的朋友说的话更要持有怀疑态度。这么说杰克·肯尼迪实际上帮助推翻了吴庭艳政权。

罗伯茨：看来他确实没有制止这场政变。

灯光自然转换回——

布拉德利的客厅

毕比进来。

巴格迪基安：毕比来了。

毕比：抱歉我来晚了。

布拉德利：弗里茨，旅途愉快吗？

毕比：东方航班一如既往的奢华。

布拉德利：布赖恩，你知道弗里茨·毕比，当然，《邮报》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临时的介绍

布拉德利：我给你弄杯饮料，弗里茨。你可能需要。布赖恩正在力劝我们不要刊印。

凯利：我没那么说。

布拉德利：好吧。明天不要刊印。

凯利：还有一个问题要考虑。（停顿）间谍活动。

布拉德利：间谍活动！？

凯利：想想看，即使法院允许我们刊登，政府仍可能根据联邦间谍法案对邮报提起刑事诉讼。

布拉德利：哪里说什么了？

凯利：《刑法典》里有相关规定。（他挑出注有标记的一栏）刑法第 793 款 e 项，“任何人未经授权取得有关国防的信息，并且有理由相信这些信息一旦泄露有可能损害美国国家的利益的情况下，蓄意把该信息泄露给任何未经授权的人士，将被处 1 万美元以下罚金，或者处 10 年以下监禁，或者两项并罚。”

毕比：坐牢？

布拉德利：没问题。首先，《邮报》并没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件危害性信息；而且，第二，如果我们确实做了，并且它确实有害，我们就不会刊印了。

凯利：本，事实是你不知道你拿到的是什么。并且你忽略了第三点：未经授权取得。新闻宣称文件被盗。

布拉德利：那是以往报社的传统——我们从不讨论资料的来源。

凯利：我知道。但我相信，如果这些破坏性消息落到报社手里，政府将以重大刑事案件名义指控你们。他们已经对《纽约时报》举起了反间谍的大旗。

布拉德利：那么，谁会进监狱呢？

凯利：也许就是你们这些出头鸟。

布拉德利：好吧，如果这算间谍活动的话，那这个国家所有的政府高官、所有资深记者以及编辑们将会因一直都在泄露这些事情而和我蹲在一起。（停顿）听着，你们去吃午饭吧！厨房里有三明治。我要和弗里茨聊聊。

巴格迪基安：好主意！我两天没吃东西了。那边有咖啡吗？

巴格迪基安和凯利退场。

格雷菲尔德站在后面。毕比远在不听得到的地方。

格林菲尔德：本，你不会把凯利的话当真，是吧？

布拉德利：我们花钱聘请这家伙，起码得听他把该说的说完。

格林菲尔德：但这很荒唐！他根本不了解这个系统的工作方式。

布拉德利：我知道。关键人物不是他，决定权在毕比手里。我去跟他谈谈。

格林菲尔德退场。布拉德利朝毕比走过去。

布拉德利：（继续）弗里茨，我们真的需要这个。六年前凯瑟琳提拔我当编辑的时候，我告诉她这份报纸可以走两条路中的一条：要么走向辉煌，要么趋于平庸。我无意主导第二条路。

毕比：本，你知道我骨子里更关注文墨，而不是盈亏帐。仅仅想想这样的故事就让我飘飘然。不过，我毕竟还是个生意人，一想到作为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责任，我压力很大。

布拉德利：关于什么？

毕比：这个公司的生存和经济健康。如果面临刑事指控，看看台面上还有什么。《邮报》的股票上市才两天。我们有 130 万股净发股票。我们的交易下周才能敲定，其中一个条款指出，一旦出现“灾难性事件”，整个证券交易可能会完全取消。在我看来，违反反间谍法的刑事诉讼就相当于灾难性事件。

布拉德利：弗里茨，不会有刑事诉讼的。我在这个城市呆很多年了，还没有哪个总统愚蠢到采取这种方式对待报界。当然，尼克松讨厌我们这么有胆子，并且他会跟我们过不去。可他没有胆量对我们动以刑法。

毕比：你怎么知道他没有秘密呢？这里面确实有真正的秘密，毕竟。在二战期间，当《芝加哥论坛报》报道美国已经破译日本军事密码一时，我们差点儿因此输掉中途岛之战。

布拉德利：谢天谢地，日本人没看《芝加哥论坛报》。

毕比：但可以肯定的是，河内一定会看《华盛顿邮报》。尼克松需要的只是诉讼。别忘了，我们还有电视广播和无线电广播许可。如果我们卷入一场重罪案，他的通信委员会将在你还没来得及宣布呼号之前，就撤销了我们的许可证。我们现在说的可是价值 1.93 亿美元的广播公司。

两人对视。

布拉德利：这个情景确实可怕，弗里茨。如果对你了解不够多，我会将之称作恶意中伤！我不仅是一名新闻工作者，还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毕比：本，别神经质。我跟你都是直来直去，拐弯抹角不是我的作风。我在这儿是为了保护凯·格雷厄姆和她的报社。

布拉德利：我知道，弗里茨，并且我深表钦佩。你是她最好的朋友，她的律师，她的坚实依靠，并且，我还能补充一句，也是她最聪明的顾问。

毕比：谢谢，你过奖了。

布拉德利：但是我需要知道底线……如果现在你必须下决定，你会怎么做？

（停顿）

毕比：我不得不说，我倾向于反对。

布拉德利：而您站到哪边，格雷厄姆夫人就站到哪边。

灯光自然转换回——

布拉德利的密室

马德在浏览一个文件时咯咯笑了起来

马德：哈！他们漏掉了。

威尔逊：漏掉什么了？

马德：他们没有弄到那个越南将军与他情妇之间的故事。

威尔逊：那是什么故事？

马德：1968年召开巴黎和谈时，与会的一位将军让他的情妇参加了整个会谈。她名义上是秘书身份。然后这位将军抛弃了她。她勃然大怒，叛变了。中情局对她进行了80个小时不间断的询问。

威尔逊：耶，他们问出什么了吗？

马德：没有多少。这位特殊的秘书大字不识一个。

一片笑声（只有罗伯茨没笑）

罗伯茨：上帝啊，你们能严肃点吗？马上就到交稿时间了，可我至少还有三页要写。

威尔逊：放松点，查尔。几个小时后你会名声大作的。

灯光自然转换回——

布拉德利的客厅

凯利：好吧。我就对我的建议长话短说。我们要推迟一天再刊登，通知政府我们有这些文件，给他们一次机会告诉我们对哪些部分有异议。我们仍

照计划刊登，但这样以来，我们并没有藐视政府和法庭。

巴格迪基安： 我不明白。向政府宣称我们有这些文件，岂不是邀请他们干涉进来彻底阻止我们刊登这些文件吗？

凯利： 当然，这是一次冒险——但通过表明我们在进行负责任的尝试，我们就具有更强有力的立场来坚持刊登的权利。

巴格迪基安： 我一直认为直接刊登就是取得刊登权的最佳方式。

凯利： 你是怎么想的，本？

布拉德利： 或许是。梅格？

格林菲尔德： 说实话，我有点矛盾。

布拉德利： 弗里茨？

毕比： 有多种可能。

灯光自然转换回——

布拉德利的密室

罗伯茨：（从打字机上撕下纸）大功告成！

威尔逊： 太棒了！

巴格迪基安出现

巴格迪基安： 伙计们！！这个故事有麻烦了。

罗伯茨： 你什么意思？

巴格迪基安： 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们要败给律师了。

威尔逊：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马德： 让我们去那边。

记者们冲进舞台，聚光灯慢慢暗淡，转向——

布拉德利的客厅。

当他们进来时——

罗伯茨： 什么情况？

布拉德利：（显然很不安）请坐。这里有一个建议，只是个建议，请注意。（停顿）我们的律师布赖恩·凯利担心我们可能招致刑事指控，如果我们只顾单干而不让政府知道我们有这些文件的话。他建议我们在刊登的前一天通知司法部长。

威尔逊：（惊愕地）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傻逼的主意。

罗伯茨：等一下。你是建议在所有这些之后，我们卑躬屈膝地到约翰·米切尔面前恳求他准许我们刊登吗？

凯利：不，你们误会了。

布拉德利：且慢，布赖恩。

罗伯茨：我不敢相信我听到的话。

马德：本，如果我们这么做，每个人他妈的都会知道《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一项重大的《第一修正案》问题。我们将永无翻身之日。

罗伯茨：本，你可以拿掉这篇报道，这是你的权利。但是我也有权从这家报社辞职，然后公开声明辞职的原因。

（电话响）

巴格迪基安：（转向布拉德利嘀咕）本，你手下要造反了。

格林菲尔德：（接电话）是，稍等，尤金。（接着）本，是尤金·帕特森。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对第一版做出决定。新闻方面已经等不及了。

布拉德利：告诉他别考虑第一版。

格林菲尔德：晚市（Late City）怎么处理？

布拉德利：我不知道。我们一有什么明确消息就给他打电话。

格林菲尔德：（对着电话）我们一有消息就给你打电话，尤金。

布拉德利：（转向其他人）得去找凯瑟琳。

巴格迪基安：我同意。

毕比：我也是。问题是她正在家里举行盛大的草坪派对。为发行部经理送别。我要碰碰运气。

（毕比拨打电话。一种意料之中的沉默）

毕比：（继续）请找格雷厄姆夫人。弗里茨·毕比找她。是的，我知道。告诉她有急事。不，请别等。非常紧急。（面向其他人）她正在和哈

里·格莱德斯丹谈话。

沉默。

聚光灯加强——

花园派对

格雷厄姆和毕比。都在聚光灯下，电话中。

格雷厄姆：（电话中）喂？

毕比：（电话中）凯？对不起打扰了，但恐怕我们一直在处理的事情陷入了僵局。最后期限马上就到，我们需要高层的决定。

格雷厄姆：难道这不是一个新闻决定吗，弗里茨？我尽量想避开那些的。

毕比：我也希望你能置身事外，但这不仅仅是一个新闻决定。我们得到的法律意见是，明早刊登该五角大楼文件可能会对公司造成严重后果。

格雷厄姆：比如什么？

毕比：可能会遭刑事起诉、间谍罪指控……

格雷厄姆：间谍罪！是谁给我们的这个建议？

毕比：布赖恩·凯利，来自我们的律所纽约办公室的律师。

格雷厄姆：你同意他的看法？

毕比：我很担忧。

格雷厄姆：弗里茨，你让我在电话里决定《纽约时报》花了三个月才做的决定。（长停顿）好吧，那位律师和你在一起吗？

毕比：是的，我叫他过来接电话。

灯光照在布拉德利身上，接起另一个线路——

布拉德利：（电话中）凯瑟琳，我是本。你看，如果我们不能刊登，我们就会沦落到与《纽约时报》对抗的政府一边了。这样一来，《华盛顿邮报》看上去似乎支持事前限制，并以此作为合法武器而站在新闻媒体的对立面了……等下，凯利先生来了。我去接另一个线。

把电话递给凯利。布拉德利走向第二部电话。

凯利：（拿起第一台分机）格雷厄姆夫人，我是布赖恩·凯利。我一直主张的是，立即刊登记者们几乎没有时间研究的机密文件，《邮报》可能会无意中泄露敏感并且有害的资料。贵报可能会被指控危害战争时期的生命安全。

布拉德利：（在第二部电话上）政府可以指控我们的事情很多。问题是，这些指控中的哪一项能成立？这件事并不关乎国家安全，跟间谍行为也无关。它关乎的是政治，关乎的是控制，关乎的是窘迫。他们不想让我们揭露他们的伪装和谎言。对于尼克松而言，我们是敌人，并且如果他们能摆脱这件事，他们会动用所有形式的威胁来恐吓我们。

凯利：（电话中）格雷厄姆夫人，这种状况前所未有。我们无法预测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会诉诸什么。

布拉德利：（电话中）我相信这是一场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格雷厄姆：（电话中）但是，本，如果布赖恩和弗里茨说得对，这可能会毁掉我们的报纸。

布拉德利：我明白弗里茨的话，但是能够毁掉一份报纸的方式不止一种。

房间里充满紧张的气氛。

格雷厄姆：好吧，大家稍等片刻。（接着）凯利先生，我一点也不清楚为什么你会觉得我们的记者没有能力区分所谓的好信息和坏信息。

凯利：我对《邮报》出色的职员们深怀敬意，格雷厄姆夫人。但是不像《纽约时报》，我们没有三个月的时间去研究这些资料，并且我们还要面对纽约法院下达的禁令。然而，我认为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推迟仅一天刊登来应对这点。

布拉德利：是啊。用这一天让政府知道我们掌握了这些文件。

格雷厄姆：就是这个建议吗？

毕比现在正和布拉德利一起在电话边上。

毕比：（在电话上）布赖恩建议我们给政府一次机会，告诉我们这些文件中他们认为最敏感的部分。

布拉德利：查尔、默里和乔治已经详细检查了这些东西，他们一致认为里面没有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我拿我的名誉做赌注。

凯利：格雷厄姆夫人，我相信弗里茨·毕比能够比我更清楚地告诉您，做赌注的有更多比名誉重要的东西。

布拉德利：*（生气，摆弄着他的孔卡）*我告诉你：如果《邮报》在这件事情上屈服，凯瑟琳，你将会失去一些顶级记者，或许还有一两个编辑。

格雷厄姆：你所说的那些人是谁？

布拉德利：查尔刚才威胁要公开辞职，如果我们明天不刊印的话。

格雷厄姆：我的天，本，他不会认真的。

布拉德利：我恐怕他是认真的。听着，我们都觉得《邮报》掌握的信息涉及我们的政府所极力隐瞒的越战真相。这些文档表明，政府一直都在对我们撒谎。如果我们屈服，那《华盛顿邮报》就可能会沦为购物中心的免费赠刊了。

格雷厄姆：好吧，好吧！我明白你的观点了。让我和弗里茨单独聊会儿。

（凯利和布拉德利挂断电话，把它留给了毕比）

格雷厄姆：那，弗里茨。你怎么看？

毕比：我怎么看？好吧，你已经知道股票的事情了，当然，还有联邦通信委员会许可证。从纯财政的角度看，我必须得告诉你我们可能非常脆弱。当然，我们必须在它和新闻后果之间权衡。权衡之下我觉得我不会。

巴格迪基安：*（叹息，手抱着头）*就是这种状况啊！

毕比：但最终决定权在你。

布拉德利客厅里的所有人都在盯着毕比。

格雷厄姆孤单一人。非常孤单。

格雷厄姆：*（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干吧。我们干。我们刊登。

毕比：好吧。谢谢，凯。再见。

他挂上电话。转向大家。

所有人都在看着他。

我们刊登。

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和掌声。记者们加入到兴奋的人群中）

罗伯茨：*（递给布拉德利他余下的故事）*这是结尾部分。

布拉德利：太好了。（对着巴格迪基安）嗨，巴格迪基安……马上把它放到报纸上吧。我们只有不到半小时去做晚市版了。

格林菲尔德：（对着巴格迪基安）我开车送你过去。

毕比：事情发展成这样我并不感到有什么遗憾，本。

布拉德利：格雷厄姆老妈子是个有胆量的婆娘，我不得不这么评价她。

毕比：是的，她现在是大敌临头啊。如果需要我的话，我会在梅弗劳尔。

他退场

凯利：本，我们现在是蒙着眼睛扎进鲨鱼池里了。我们将会被拖上法庭，而我想大获全胜！

当记者们正回到密室时——

布拉德利：嗨，乔治！

威尔逊：什么事，头儿？

布拉德利：凯利先生说我们可能会因泄露防卫机密而陷入诉讼。那是你的地盘。我要你给他搭把手。

威尔逊：太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凯利：就在此刻！

布拉德利：几个小时后《邮报》就会风靡大街小巷——而这些秘闻也会轰动一时。

灯光开始暗淡，并且——

声音的蒙太奇交错——

打印机滴滴响！钟声！

报纸印刷机在运转，随之——

灯光熄灭。

第一幕终

第二幕

格雷厄姆：我为什么那么做？我为什么决定刊发？我知道刊发的风险不可估量。我们可能会挑起与总统的灾难性对抗，他最希望的就是摧毁我们。

当弗里茨和本给我打来电话时，我正在为哈里送行派对上，被十几个我最杰出的《邮报》员工包围着。那是个美妙的六月天，派对从房子延伸到了阳台和草坪上。我尽力让自己保持自然状态，就像只是在想着哈里一样，但我却紧张得像只猫。

我一直都依赖弗里茨帮助我度过任何危机。但他在电话里说最终的刊登决定权在我。我朝外看着阳台，看着那些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投入到我的报纸的男男女女，并且从中找到了勇气。我知道要做出什么决定。

灯光转换。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基辛格：（发怒）这届政府里没法有外交政策。没有外交政策，我告诉你！我们倒不如全部转交给苏联，一了百了。这些泄露在慢慢地、有系统地摧毁我们。

尼克松：你说得对，亨利，对极了。万一有人泄露你和中国下月的秘密会晤怎么办？如果那次会晤向我们希望的那样进展，这可能会极大地改善我们的和平前景。

基辛格：中国方面可能再也不会跟我会面了。如果他们认为我们无法保守秘密，我们很可能要取消整个运作了。

尼克松：我们会关照法庭上的媒体，但这还不够。我们必须从公关的角度扭转这个局面，利用它来反对民主党！毕竟，是他们搞砸了那该死的战争。埃尔斯伯格这家伙怎么样？

基辛格：他是个疯子；他是美国最危险的人物。他曾是我的学生，一个天才，但是很疯狂。总统先生，必须阻止他。他有机会接触至关重要的时效性国防机密，比如核威慑目标。

尼克松：那么，我们为什么找不到他？让我们着手此事。这个家伙应该关

起来。并且不单是他。外面还有一大帮人，与民主党沆瀣一气，出于政治原因试图窥探松散的政府机密。我们需要反击。吴庭艳研究怎么样了？那在五角大楼文件里吗？一年前我就下令搞到那份该死的研究！它表明是肯尼迪指使暗杀吴庭艳。我想霍华德·亨特正在处理那件事。

基辛格：（试图为自己开脱）很好。现在请您见谅，总统先生。

尼克松：我们要从几方面对付他们。那个该死的《华盛顿邮报》。他们不是有几个电视许可证吗？看看我们能在这些东西上做什么文章。

基辛格：（有点不耐烦）是，总统先生。

尼克松：并且我们要拉安德鲁进来。让他在《邮报》上放手去干。我要下令来个全场紧逼。

灯光照向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现在轮到我們上法庭了。负责我们案件的法官要求政府提供一份列有五角大楼文件中最致命机密的清单。国家安全专家准备了几份证词，但政府拒绝让我们的律师看任何一份。布赖恩·凯利提醒了法官，那个法官恼羞成怒。他命令政府让我们的律师看这些文件以便为庭审做准备。

很勉强地，他们同意布赖恩·凯利在乔治·威尔逊的陪同下，去到司法部一间狭小的会议室。大清早在凌晨1:50左右，威尔逊离开房间几分钟，凯利试图跟站岗的警官攀谈。

灯光转换到——

司法部房间

凯利：年轻人，警官。快凌晨两点了。你不能放松下吗？威尔逊先生马上就回来，他得去厕所。请坐。至少“放松”会儿。

士兵：谢谢先生，但是不用了先生。十分钟之后就有人来换岗了，先生。

凯利：你看，我知道你誓死要保卫这些所谓的机密文件的尊严，但是如果我們试图带着这些东西逃跑，你坐着也照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击中我们。

士兵：对不起，先生。联邦助理司法部长马迪安的命令，先生。他说这是一个最高安保情况，先生。就像在越南值夜班一样。

凯利：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他等了一会儿）不，你当然不是。你在那里呆过吗？

士兵：二十七个月，先生。再次应征准备去第二次。

凯利：勇敢的小伙。我曾是海军陆战队员。但我弟弟——他属于“要做爱，不要战争”的队伍。

士兵：是的，先生。

（乔治·威尔逊走了进来）

威尔逊：天呐。他们甚至跟着我去了男厕所！

凯利：真的？他们发现系在你蛋上的微缩胶片照相机了没？（然后）只是开玩笑，警官。

乔治，我讨厌这么说，但是我看的文件越多，就越害怕。我猜如果政府能向法庭表明这摞文件中的任何一份会危及我们国家的安全，那么他们就能胜诉。你是军事专家。我们怎么应付这个？

他从桌子上把一份文件扔给威尔逊

威尔逊：里面是什么？

凯利：是关于一名加拿大外交官，伪装成国际监督委员会立场中立的委员，而实际上是我们的特工。我可不想在我们揭穿他身份的时候处在他的位置上。

威尔逊：我发誓以前听说过这个家伙。可能是在某个人的回忆录里。

凯利：好吧，你有不到六个小时的时间去查明——并且证明剩下的所有文件每一份不是无害的就是已经公开过了的。

（他从桌子上扔过去一个黄色笔记本）

罗伯特·马迪安走了进来

马迪安：你们觉得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威尔逊：噢，TMD。马迪安先生。我们只是……

马迪安：不是你，威尔逊。凯利，你在那个黄色记事本上写的什么？

凯利：一些笔记而已。

马迪安：你非常清楚在这儿不能做笔记。

凯利：你说不能做笔记是什么意思？

马迪安：这些东西都是绝密，你不准……

凯利：不准！今天我们要能够对这些文件一一做出回应，我没那么好的记性，看在上帝的份上。

马迪安：（生气地）听着，凯利，你最好在我们替你把手中的铅笔掰断之前立马把它收起来。

凯利：你想掰铅笔？（他折断铅笔）现在让我告诉你，我要带着我的笔记从这里走出去。我很清楚那位年轻士兵会试图从我手中夺走。我保证会和他干一架，当我遍体鳞伤，绑着绷带出庭的时候，我就说是你下命令打我的。

马迪安：啊，见鬼去吧！放轻松点，士兵。我们会在法庭上把他们镇住的。

灯光照向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那天上午早些时候，我和本·布拉德利一起去了法院。

灯光转向——

法院

格雷厄姆和布拉德利被一群记者围住

记者一：格雷厄姆夫人，你会在那儿作证吗？

记者二：格雷厄姆夫人，《邮报》真的考虑过不刊登该文件吗？

记者三：格雷厄姆夫人，你有没有准备以坐牢来捍卫自己的信念？

格雷厄姆：我们准备尽我们所能让印刷机重新转动起来。请原谅，我们已经晚了。

布拉德利：好了，伙计们，听证会后我们会有很多话要说的。

他们从拥挤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

格雷厄姆：天呐，吓死我了。为什么每次面对麦克风或者相机我的腿就发软呢？

布拉德利：别担心。你的声誉很稳固。

格雷厄姆：我希望你和弗里茨从现在起能把媒体搞定。我要退居幕后。靠

后站。

灯光转换到——

法庭上

嗡嗡的说话声

书记员-法警：（大声）全体起立。（他们站起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现在开庭，尊敬的马丁·皮尔法官主持庭审。

法官：请就坐。

书记员-法警：第1235-71号民事诉讼，美利坚合众国起诉《华盛顿邮报》公司等人。

法官：本庭希望在这些听证会开始时感谢诉讼律师提供数份对本案极其有用的文件。《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和编辑们提供的这些供词声称，政府官员出于政治目的使用保密标记，并且高官会定期向记者提供机密文件。政府的供词指出，有几份文件，如果刊印，将会损害美国的利益。那份供词被定为“绝密”。该供词将会被探讨，但只在一个专门的不公开庭审中讨论，不对媒体和公众开放。凯利先生，你的当事人出庭了吗？

凯利：（起身）他们在，法官大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夫人，《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本杰明·布拉德利先生，《华盛顿邮报》执行主编；弗雷德里克·毕比先生，华盛顿邮报公司董事会主席；以及《邮报》杰出的国防部通讯员，乔治·威尔逊，他将和我一起坐在律师席。

法官：谢谢你，凯利先生。范德豪尔先生，你能介绍一下坐在你席位旁的先生吗？

范德豪尔：是，法官大人。坐在我左边的是罗伯特·马迪安，负责国内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

法官：好的。那么范德豪尔先生，作为政府的诉讼律师你要承担举证责任。你准备好了吗？

范德豪尔：是，法官大人——

凯利：（起身站立）法官大人，我动议驳回此案。在状告《纽约时报》案时，政府曾预言如果五角大楼文件再有任何一个字付印的话，将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在那之后《邮报》已经又刊印了好几份摘录内容，然而合众国

依然挺立。

（法庭上有一些笑声）

法官：（敲击议事锤维持秩序）坦白说，我认为合众国依然挺立这一事实没什么好笑的。

凯利：我也没觉得，法官大人。

法官：凯利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份自由独立的报刊不能，出于简单的爱国主义行为，和司法部坐在一起筛选这些文件——不是任何形式的审查，只是从有限的安全角度考虑。我希望你能够解释一下，因为我对此感到困惑。

凯利：（不自在）乍一看，这可能听起来对我们来说是件体面事，法官大人，但是我们不赞同事前限制。我的当事人认为这样做完全违反《第一修正案》。

法官：你是在声称《第一修正案》下的绝对特权吗？保密码怎么办？军事行动怎么办？

凯利：法官大人。我指的是这个案件。我承认在战争时期，政府可以禁止一家报社刊发运兵船从纽约港出发的时间，如果该报道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艘船及其船员覆灭的话。

法官：那么，假设在这次听证会上我找到一些可能让上百名年轻人丧命的东西，而他们唯一的过错是十九岁的年龄，入伍序号比较靠后。我该怎么做？

凯利：我们不相信法官大人会找到这样的文件。

法官：是，但是假设我能。你会说宪法要求我将之公布于众？是我让这些入死？你会这么做吗？

凯利：不会。恐怕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人类生命的恻隐之心会战胜对《第一修正案》稍微更抽象的笃信。我会发现要抗拒这种阻止信息公布的倾向几乎不可能。

法官：用直白的英语，凯利先生，我的理解是这意味着你承认确实会有为了挽救生命甚至会遏制言论自由的情况。我拒绝你关于驳回此案的动议。范德豪尔先生，你可以继续你的指证。

范德豪尔：是，法官大人。现在我们想让丹尼斯·杜林先生出庭作证。

书记员-法警：请举起你的右手。你发誓或保证所说的都是事实，全部的事实，事实的全部，让上帝作证吗？

杜林：我保证。

书记员-法警：请就坐。

范德豪尔：那么，杜林先生，作为负责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你是否曾有理由去查验五角大楼文件研究的安全保密级别？

杜林：是的，我做过。

范德豪尔：是什么理由呢？

杜林：参议员富布莱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索要整套文件的副本。在审阅过这47卷文件之后，我们认为该资料非常敏感，不能流传到行政部门之外。

范德豪尔：如此敏感，以至于连一位杰出的美国参议员也没有知情权吗？

杜林：是的。

范德豪尔：这些文件具体究竟涉及到什么会让你们得出那个结论？

杜林：国家元首间开诚布公的信息交流，大使们提交给国务卿的只能亲眼目睹的信息，有时候是提交给总统的。它们涉及作战计划。它们涉及军事调动。它们揭示了关于我国的密码、关于我们破译他国密码能力的信息。

范德豪尔：谢谢。据你所知，目前这些文件属于何种安全保密级别？

杜林：仍然是绝密文件。

范德豪尔：我没有问题了。

凯利：杜林先生，这47卷文件一共有多少页？

杜林：大约7000页。

凯利：这7000页文件你每页都确实读过吗？

杜林：不，我没有。

凯利：我以为你查阅了全部文件来确定其敏感性。

杜林：不是每页都读了。我们着眼于该研究的整体性。

凯利：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材料都取自从非机密的来源——比如剪报，不是吗？

杜林：没错。

凯利：为什么《邮报》不能自由地刊发这些份研究中的非机密材料，那些已经印刷过的材料呢？

杜林：我想你可以，但这么做所为何故？（*转向法官*）法官大人，他们可以在任何公立图书馆找到这些非机密材料。

凯利：杜林先生，你先前提到这些文件包含军事计划。你还记得这话吗？

杜林：没错。

凯利：并且你还说这事关军队调动。

杜林：是。

凯利：这些之中曾有任何当前的军事计划吗？

杜林：有些是过去的，有些是当前的。

凯利：你是在说这些文件包含与当前的军事调动相关的信息吗？

杜林：我是。

凯利：你能更具体些吗？

杜林：当然，不过——

范德豪尔：（*愤怒地打断*）反对，法官大人。这正是您曾裁定应该在秘密庭审中处理的材料。

法官：反对有效。

凯利：那样的话，我们在公开庭审中没有问题要问证人了，法官大人。

范德豪尔：我们也没有其他问题了。

法官：好的。现在暂时休庭，除了律师、被告、证人和威尔逊先生以外，所有人不得出席接下来的审讯。

书记员-法警：全体起立。

休庭期间，布拉德利、格雷厄姆和毕比在商议

格雷厄姆：（*对布拉德利说*）本，凯利到底为什么要承认政府可以阻止我们的刊发行为？他到底站在那一边？

布拉德利：鬼才知道！我想他乘坐东方航班到这儿来的时候才第一次读到

《宪法第一修正案》。

格雷厄姆：说实话，我很担心。《纽约时报》的辩护律师是个来自耶鲁的宪法专家。而我们这个律师听起来却像是专门研究违章停车的。（对加入他们的毕比）你怎么看，弗里茨？

毕比：他们说他是他们之中最好的诉讼律师，但他好像并没有从内心和思想上说服皮尔法官。

格雷厄姆：他可能是个非常不错的人，但好像对这个城里的事一无所知。

布拉德利：也不知道报纸是怎么回事儿。

（加入了谈话）

威尔逊：嘿，听着。整个周末我都和这家伙一起工作。先别把他逐出局，他不是笨蛋。

格雷厄姆：或者我该到走廊去，让他振作些。

灯光自然转换到——

法院走廊

格雷厄姆：（对凯利）嗨，我是凯·格雷厄姆。我们非常高兴你能来这儿处理这个案子。弗里茨说你是事务所里最好的诉讼律师。

凯利：谢谢你，格雷厄姆夫人。你太客气了。

格雷厄姆：告诉我，布赖恩，实话实说，你认为这案子前景怎样？我们在关于《第一修正案》这点上那么快就改变主意，这让我很不安。我同意有些东西是报纸不能发表的，但你难道不认为该由报社来做出决定吗？

凯利：格雷厄姆夫人，我们凭着《第一修正案》赢不了这个案子。我们得揭掉“机密”的伪装——那种这些材料像间谍小说中才有的危险文件一样的想法。我们得证明这些材料只是包含了许多碰巧标有“绝密”字样的文件。

格雷厄姆：那样我们的胜算不大，是不是？

凯利：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就像你之前说的，我们想让印刷机再次运转起来。你也听到了法官怎么说的。只凭着《第一修正案》我们赢不了的。

格雷厄姆：那关于当前的军队调动的证词呢？借此他们赢了几分，你觉得

呢？

凯利：我得承认那的确出乎意料。不过乔治和我也有些意外给大家。上帝啊，我真希望这足以让《邮报》继续发行，并能使其编辑们无罪释放。

灯光自然转换到——

法庭

所有人回到座位上，随之——

书记员-法警：（叫喊）现在开庭。马丁·皮尔法官主持庭审。

法官：法警，请把这些门关上锁住。（*锁门声。*）谢谢。我们刚才发现了一台有人藏在这里的磁带录音机。事后我才知道此事，否则我本会将这些人逮捕关押。我想他们现在已经走了。现在法院将下达以下命令：任何出席这次秘密审讯的人都不得对他人透漏在此公开的任何信息。庭审结束时，被告、证人或律师的笔记或其他文字记录都必须上交。范德豪尔先生，请继续。

范德豪尔：法官大人，现在政府部门想出示之前担任证人的丹尼斯·基·杜林先生的绝密证词作为证据。我建议将其标记为美国政府2号物证。

法官：就按这样标记。

凯利：法官大人，我想继续请杜林先生出庭作证。

法官：杜林先生，不要忘了你刚才的宣誓词。

杜林：遵命，法官大人。

凯利：杜林先生，你呈堂作证的书面证词列举了部分五角大楼文件，你说这部分文件一旦被公开，将会严重危害到我们的国家安全。你在第一条说新闻界泄漏消息会危害我国与北越的和平谈判。你明确提到了一个名为拉皮哈的意大利外交官提出的和平提议。你认为拉皮哈的和平试探属于“绝密”吗？

杜林：具体情况我想不起来了。但以我的判断，正是这样，即使这不是“绝密”，至少也仍然是“机密”。

凯利：仍然是“机密”？

杜林：对，那会危害到我们的情报工作。

凯利：在哪方面呢？

杜林：我们过去曾经、现在依然在利用第三方国家向河内传递信息，并从河内接收信息。如果媒体继续公开这些资料，这些渠道很可能日渐枯竭。

凯利：但是杜林先生，拉皮哈的“和平试探”不是早已被广泛报道过了吗？

杜林：先生，我不知道。

凯利：如果这是事实，你会改变你的观点吗？

杜林：我仍然会认为保密原则现在岌岌可危。

凯利：（低声对威尔逊）乔治，是哪本书？

威尔逊：是这本克拉斯娄和卢里合著的。（找到了这本书）给你。这本库珀的书也给你。

凯利：谢谢。（对杜林）杜林先生，你有没有看过一本叫做“在越南秘密寻求和平”的书？1969年出版的。

杜林：我不熟悉这本书。

凯利：不熟悉？（把书递给杜林）请看一下第129页到131页。这几页探讨了拉皮哈“和平试探”理论的背景和实质，不是吗？

杜林：（读了一会儿后）从这本书里我看不出什么是“和平试探”。

凯利：（怀疑地）你的证词里提到了这一点。你不知道“和平试探”是什么吗？

杜林：是的，我不知道。

凯利：那么，要是你不懂什么是“拉皮哈和平试探”的话，你怎么判断说这会危害到合众国呢？

杜林：关于这个，律师先生，如果你读一下我的证词的话，我讲的并不是“和平试探”本身的内容，我担心的是机密外交。如果报纸刊登了这些秘密内容，那些能帮我们的人将不会再和我们打交道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比如，中美关系即将回暖。这并不是以乒乓球队开始的，也不会到此结束。但是，倘若他国外交家不相信我们能保守秘密的话，我们是不会取得进展的。

凯利：杜林先生，请回答我的问题：把拉皮哈提议——已经公开的内容——刊登在《华盛顿邮报》上会构成危险吗？

杜林：我坚持我原来的观点。

凯利：那好，现在我们来看下一条。你提到一个文件，这个文件表明一位加拿大外交官曾担任美国特工。他的名字叫基·布莱尔·西伯恩。你认为西伯恩的任务仍然是个秘密吗？

杜林：据我所知是这样。

凯利：仍然是秘密。你知道一本由切斯特·库珀写的叫做“迷途的远征：美国在越南”的书吗？

杜林：听说过。没读过。

凯利：在你准备证词的时候，知道这本书讲述了西伯恩先生的任务吗？

杜林：我已经回答过了。我说我没读过这本书。

凯利：你当时不知道这本书的第325页到327页讲的正是美国如何“借用”一位名叫布莱尔·西伯恩的加拿大外交官向河内官员传达观点的事情吗？

杜林：不知道。我不曾读过这书。

凯利：你现在也不知道这本书上说加拿大总理认可西伯恩先生的任务吗？

杜林：我告诉过你了，我没读过这本书。

范德豪尔：法官大人——

凯利：（一针见血地）事实上，你能在任何公立图书馆找到这个所谓的“机密”材料，是不是呢，杜林先生？

范德豪尔：（不依不饶地）法官大人，他在纠缠证人。

凯利：所言不实。是事实在纠缠他。

法官：凯利先生——

凯利：法官大人，打扰一下。现在，我们来看看下一条吧，杜林先生。你说这些文件中的一部分一旦披露，将会影响到我们为释放战俘付诸的努力……

法官：能打断一下吗？

凯利：当然。

法官：我对你证词中的另一句话更感兴趣。你说如果这些文档被发布的话，战俘将在战俘集中营内被杀死。

杜林：我没说“被杀死”，先生。

法官：那好，我现在正在看你的证词文本。你说的是他们会“死”。

杜林：我说他们“可能会死”。

法官：不管怎样，你是在说一旦《邮报》公开某些国家在帮我们解救战俘的事实，那些战俘就很有可能会死吗？

杜林：我说他们“可能会”死。我坚持我的观点。

法官：你能向我解释一下吗？

杜林：有些政府要求我们保证私密性和机密性。如果我们保证不了，他们就不会施以援手。我们失去的渠道越多，这些战俘在北越被关押的时间就越长——并且他们中就会有更多人会死去。

凯利：但是杜林先生，有别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做我们与河内之间的沟通渠道，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吗？

杜林：有些是，有些不是。

凯利：那英国政府呢？

杜林：关于战犯这件事吗？我不这么认为。

凯利：（拿起一本《生活》杂志）你知道《生活》杂志出版的威尔逊首相的回忆录里是怎么说的吗？

杜林：不知道。

法官：（恼火地）先生们，这俨然要变成了政策讨论了。杜林先生，你说美国最好能秘密地处理自己的事务。也许是那样。但是《邮报》律师的这些书和文章好像说明那些所有令你感到不安的事实都已经是公开的了。

杜林：法官大人，某些关系往来在一本书中被提及是一回事，但是把我们的海底电报和备忘录的精确文本刊登在报纸上却是另外一码事。后者对外国政府的影响要大得多。

法官：但是这和我们这个案子有什么相关呢？你们真正的症结好像是自己的内部安全控管做得不到位。

范德豪尔：（迫不及待地插话）我想声明的是，法官大人，政府犯下的唯一错误就是我们被一个有正当途径得到这些文件的人出卖了。

法官：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邮报》是怎么得到这些文件的。我这里有大概十到十五位《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证词，说他们经常从政府官员那儿获得绝密文件。周末我们见面时，我让政府逐一列举他们最关心的文件。

这样的文件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三四份，迄今为止它们似乎都是公开的信息。好的，请继续，凯利先生。

凯利：杜林先生，你的证词的最后一条提到了一个关于东南亚条约组织5号作战计划的文件。

法官：当你提到这些文件涉及军队调动时，你指的是这个文件吗？

杜林：这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法官：那你指的是什么呢？

杜林：在越南的集结。

法官：（有些恼火）等一下，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杜林先生，今天上午你明显让我觉得，这些被披露的信息涉及当前的军队调动。

杜林：抱歉，我并不是有意要给您留下那样的印象。

法官：你那儿会儿说的是过去的军队调动？

杜林：我当时说的是过去的军队调动，是关于集结策略之类的事。

凯利：无论如何，杜林先生，你现在说这个文件并未涉及到当前的军队调动。

杜林：是的。很抱歉我让您有了那样的误解。

凯利：法官大人，我钦佩您的耐心，但我们还要在这样的猜谜游戏上拖多久呢？每过去一个小时，这些事实就可能会被晚公开一天。而且，政府拿不出丝毫证据，也没提出一个能稍微危害到国家安全的文件。

范德豪尔：（跳起来）法官大人，我们恰有这样一个文件，但是由于该文件极度敏感，我们到现在一直不愿让这个文件在法庭上曝光，因此，我提议您在任何当事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在法官议事室查看该文件。

法官：这个绝对不行。我从未让被告律师离场过，现在也不会开这个先河。这与我的秉性不符。马迪安先生，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马迪安：（第一次起身对法官说话）迄今为止，法官大人，我们一直都有所顾忌。我们想给您看样东西，但我们甚至非常不情愿把它带到这个法庭上来。尽管如此，我们同意让《邮报》律师在场，但这些被告的其他代表必须离开这个房间。这是个非常敏感的文件。

法官：（对凯利）《邮报》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吗？

毕比：（低声地）等一下，布赖恩。

凯利：能让我们说几句话吗，法官大人？

法官：当然可以。

凯利：你有什么问题吗，弗里茨？

布拉德利：（稍微有些愤愤不平）见鬼，是！乔治·威尔逊怎么办呢？

凯利：但威尔逊不是律师。

布拉德利：你看，他们要使出杀手锏了，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当他们拿出那份新材料时，我们尤其需要乔治的专长。

凯利：你说得对。（对法官）法官大人，如果让毕比先生也作为律师出席，并且有我们的国家安全顾问威尔逊先生从旁协助的话，这样安排会更稳妥，我们也更认可。

马迪安：我们坚持只有律师可以在场。

法官：不，我认为《邮报》的请求合乎情理。鉴于此，我准备再次中止审讯。

马迪安：（不情愿地）好吧，法官大人。

法官：好吧。我们会清理会场。谢谢你，格雷厄姆夫人，布拉德利先生，杜林先生，你们得离席了。

他们退场，开关门的声音

好吧，马迪安先生，范德豪尔先生，你们可以继续。

范德豪尔：我们提议引入的证词来自海军中将、国家安全局局长诺埃尔·盖勒，这份证词是由他的首席助理达里尔·考克斯中尉所保管的。

法官：考克斯中尉，请到证人席。

书记员-法警：你发誓或保证所说的都是事实，全部的事实，事实的全部，让上帝作证吗？

考克斯：我发誓。

书记员-法警：请就坐。

范德豪尔：请说出你的全名已备记录。

考克斯：达里尔·威廉·考克斯。

范德豪尔：你目前在哪里就职？

考克斯：我是海军中尉，隶属于国家安全局，是海军中将诺埃尔·盖勒的助理。

法官：我可以问问——国家安全局究竟是什么？

考克斯：是负责一切加密工作的政府机构。

范德豪尔：简单点说，就是破解和破译密码的，是这样吗？

考克斯：还有些其它的工作。是这样，先生。

范德豪尔：海军中将诺埃尔·盖勒的证词你带来了吗？

考克斯：带来了。

范德豪尔：能把它呈给皮尔法官吗？

考克斯：（站起身来）法官大人，我被指令将这个箱子和这些钥匙交给您。证词就在箱子里。这个箱子里放有盖勒中将针对一份特别文件的证词，我们相信《邮报》拥有该文档，它是一份国防部1964年8月的电报，引述自我们安全局在北部湾危机期间拦截的一个无线电信号。一旦这份电报内容被《邮报》公开，我们密码破译的安全能力将会受到严重威胁。

法官：年轻人，箱子里有个密封的信封。我想我可以把它也打开。

考克斯：是的，先生。

法官：（里面，有一个更小的信封）里面还有一个？

考克斯：是的先生，那个也打开。

法官：（法官打开第二个信封）好了，在这儿。（文件只有一页，法官迅速浏览。）给我片刻时间看看。

范德豪尔：为便于识别，我们请求将此文件标记为美国政府第三号证物。

法官：就按这样标记。（他将文件递给书记员，书记员在上面作标注）凯利先生。

（凯利浏览文件，然后递给毕比，毕比看过后又递给威尔逊。）

法官：考克斯中尉，请继续你的证词。

凯利：（对法官）可以给我们片刻时间再看看吗？很显然我们第一次见到它。

(威尔逊和凯利走到一边，窃窃私语。)

凯利：上帝啊！乔治，那些混蛋从没警告过我们这个。

毕比：就是这个。这是一份最近的情报。

凯利：皮尔不会让《华盛顿邮报》告诉越共我们破译了他们的密码。

威尔逊：你能拖延他们一会儿吗？我发誓以前在哪儿看过这个。

凯利：看在基督的份上，不要捏造，乔治。

威尔逊：我没有。就给我几分钟时间，让我找找看。

凯利：*(对威尔逊)*我会尽力。*(对法官)*法官大人，公正地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份文件，休庭片刻比较妥当。

凯利说话时，威尔逊疯狂地翻动报纸和文件。

范德豪尔：你这是要做什么？凯利，将威尔逊推到与国家安全局对立的位置？

法官：凯利先生，刚才不是你说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来着？

凯利：确实，但是……

法官：好了，你们已经在此看到文件，并且你们也有自己的专家。继续询问这个证人，这似乎才是正当程序。

凯利：很好。考克斯中尉，这是一份 1964 年的文件，该密码现在还有效吗？

考克斯：据我所知，是的先生。

凯利：政府不是定期更换他们的密码吗？

范德豪尔：他们当然会，倘若你们的报道发布的话。

凯利：所以……

威尔逊：*(激动地大声耳语，打断谈话)*布赖恩！

将一本打开着的书推给凯利

凯利：*(飞快地扫视页面)*法官大人，这或许是一份敏感文件，甚至应该是一份秘密文件。但它不是一个秘密，尽管我们今天下午在此目睹了一场堪比奥斯卡奖的表演。政府批准了这份文档，并于 1968 年将之提供给参议院。国会在当年晚些时候的听证报告中发布过。

(将文件呈给法官)

这是那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报告，请参阅第 34 页。这份所谓的“秘密”文件早已提供给公众，——并且，还要我说吗，也提供给了我们的敌人——三年多以前！

法官，有点被利用的感觉，慌忙查看文件，然后递给政府律师

法官：确实我也这么看。你有什么要说的，范德豪尔先生？

范德豪尔和马迪安的惊讶不亚于法官和凯利，他们看了看文件并商议片刻

马迪安：法官大人，鉴于这是新材料，政府方面请求休庭片刻。

法官：我要拒绝你们的请求，马迪安先生。这是你方的文件，是你方的诉讼。你们负有举证责任。我会签发正式的书面意见书，但是先生们，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我打算拒绝政府的禁令请求，允许邮报继续刊发这些文件。本次审讯到此休庭。

法官敲击木槌！

毕比：（冲向威尔逊）斯科普·威尔逊！斯科普·威尔逊扭转了乾坤。

毕比拥抱威尔逊，随之——

灯光转换，并且——

我们听到“嘿，嘿，万岁！”的欢呼声，玻璃杯碰撞的叮当声，还有闹嗡嗡的说话声，并且——

聚光灯照向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面向观众）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们在《邮报》总部举行了庆功晚宴。

灯光照向——

庆功宴

所有人聚在一起，手拿酒杯。朝格雷厄姆高呼“发言！发言！”，随之——

格雷厄姆：（对着那些男士们）昨天我看到一个保险杠小贴纸，上面写道，“给五角大楼文件以自由”。而今天，我们解放了它们！我简直太为你们感到骄傲了。

他们欢呼。

布拉德利：凯瑟琳。你在这件事上赢得了荣誉。为了凯瑟琳！（所有人祝酒“为了凯瑟琳！”他们的杯子叮当碰在一起）。

格雷厄姆：那种感觉就像是自己独自飞行成功着陆了似的。

布拉德利：岂止如此，你展现了国际水准的勇气。

格雷厄姆：悠着点，本，一点脆弱的多愁善感就能毁掉一个家伙的声誉。（他们笑起来）但是你知道，我感觉事情还没有完。

他们要求威尔逊讲话

“斯科普！”“斯科普·威尔逊！”“讲话！”

威尔逊：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我弄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对于《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来说，和政府较量很容易，我们有资源，我们请得起律师，但是我们发动这场战役不只是为了新闻业的巨头们。我们是为了那些小人物们，那些负责报道分区委员会的可怜的家伙，那些你从未听说过的报纸。这个国家总有一些城市委员会希望有一个先例，从而可以赋予他们权力去掩盖一些东西，或者封杀当地记者。在落后的小镇，一个势单力薄的小人物很难和城市委员会较量。所以，如果没有其它原因，我们必须为他而这样做。这就是关于这件事情的全部，你必须和他们在高端较量，并且赢得胜利，我们必须赢。

片刻的沉默

格雷厄姆：晚安，先生们……并且谢谢你们……一早见。

布拉德利：晚安，凯瑟琳。

格雷厄姆退场

其他人开始离开……

巴格迪基安：好像派对要结束了。

临时穿插互道晚安的招呼声。

布拉德利：留下的只有我们三个名字是B打头的了：布拉德利，巴格迪基安，还有毕比。

三个人相互把酒言欢，随之——

凯利进来。

布拉德利：凯利，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人在这儿。来凑个热闹吧。

凯利：抱歉，我刚理好庭审的材料。你们确信我没有打扰你们吧？

毕比：一点也不，喝一杯吧。

凯利的出现让整个房间的氛围改变了基调。

凯利：谢谢，我喝一杯。我感觉自己好像刚刚失去了贞洁之身——而我不知道是该庆祝还是啼哭。

布拉德利：当疑虑时，尽可庆祝。

凯利：不，我是认真的，我了解了很多。我知道了政府的一些事情，这把我震惊的简直屁滚尿流。我以为政府关心国家安全。我现在仍然不能理解。他们担心什么呢？我弟弟去街上行使宪法赋予他的抗议权利，结果被打破了头，而这些人民的公仆们主要关心的似乎是保护政府撒谎的权利。

布拉德利：这就是上帝设立普利策奖的原因所在。

凯利：我一直在想我们是多么幸运。如果那一堆文件里有一些真正的秘密会怎样。

布拉德利：那不是运气。那是因为乔治·威尔逊。

凯利：但是如果那份关于密码的电报没有在参议院的记录上刊印呢？你事先不会知道那一点的。或者如果一批真正的秘密落入《乡村之音》的某个幼稚记者手中怎么办？我们在争取的法院裁决将会适用于激进的周刊以及职业日报。我们开了一个什么样的先河？你们问过自己吗？

布拉德利：你确实知道我们赢了这个案子！因为如果这是你庆祝胜利的方式，那么我不敢想象失败了会是什么情形。

凯利：这个决定保护了你们刊登的权利。但你们保守某些秘密的责任呢？我钦佩你的竞争意识，本，并且你证明了《邮报》有胆量说“是”。但当你的竞争劲儿高涨的时候，你有胆量说“不”吗？对于盗窃文件我们的底线是什么？我们支持盗窃吗？对于那些匿名的消息来源，你们准备利用到哪一步？我们问过吗？我们想知道吗？

布拉德利：我们当然知道。但现在我只想知道你现在喝的是什么。

凯利：噢，见鬼，你是对的，本，这是庆祝派对，不是醒酒晚会。这一杯要敬自由刊登的权利，希望它延绵不绝。现在喝点威士忌怎样？

布拉德利：算你一份。我来打开这瓶好东西。

他们敬酒，随之——

灯光转换。

聚光灯照在格雷厄姆身上。

格雷厄姆：尽管《邮报》在联邦地方法院赢得了诉讼，这场战争又持续了一周时间。司法部立即提起了上诉，阻挠五角大楼文件的发布，并将此案打到美国最高法院。1971年6月30日，最高法院法官雨果·布莱克做出终审判决，他写道，《时报》和《邮报》“应该受到表彰，因为其执行了开国元勋们早已未雨绸缪立下的使命。”在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中，最高法院允许两家报纸继续发布文件。那个裁决已经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针对政府侵权方面最重要的第一修正案案件。

多年以后，欧文·格里斯沃尔德，尼克松的副检察长，描述他所谓的政府的“大量的定级过高”行为。格里斯沃尔德称，那些制定秘密级别的人真正关注的，几乎都是为了防止政府的尴尬，而不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

我们还得知，政府确定的几乎所有最具破坏力的秘密从来都没有提供给过《时代报》或《邮报》。尽管被视为过激的狂热分子——丹尼尔·埃尔斯伯格隐瞒了近3000页他认为太过敏感而不能刊发的信息。

我们那时还不知道的是，这一系列事件帮助曝光了我们政府一个甚至是更大类型的谎言和欺骗。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现在开启了揭露水门事件的大门。这些揭露最终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

最后，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的是，“五角大楼文件”的发布为公众提供了更多信息，并让新闻界更加具有怀疑精神，实际上最终促使带来分裂和痛苦的越南战争走向终结。

剧终